

京味儿”的现实与象征

——观话剧《枣树》

◆ 胡晓军

一个将被拆迁的大杂院，一群升斗渡日的小人物，一株前途未卜的老枣树——这棵枣树就是这部话剧的名字，是在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亮相的国话导演黄盈的作品。

从老舍、焦菊隐开创的老“京味儿”开始，北京的话剧人一直有意地传承、发展着这条文脉艺路，试图以方言为阶梯，引观众登上历史与文化的高层。黄盈算是一块最年轻的牌子了。在他的新“京味儿”三部曲中，《枣树》是最早的一部，或许因为这个，它比后两部来得拘谨一些。两年前他曾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卤煮》来沪演出，所谓卤煮即老卤水煮猪内脏，是北京有名的传统大众小吃，光听这名，就那么地平民化，那么突然地冒着人间烟火气。剧终时，卤煮摊面临搬迁，而《枣树》则以搬迁开场，只不过从卤煮店子变成了枣树院子。所以掉过头来，把《枣树》视为《卤煮》的续集，也未尝不可。

《卤煮》《枣树》，同样演绎一个时代下平头百姓的生活际遇和思想情



感，从中透露生活质感，传递人情温暖，唤起沉淀的记忆，寄托未来的希望。要知道写平头百姓最难，因为稍不小心，便会被同样是平民的观众看个透心凉。好在黄盈善于讲述他们的琐事、展示他们的性情，特别是北京人那种在承受大压力时享受小幸福，在自嘲卑贱时又自命不凡，在打自己的小九九时又不吝向人施援，在情绪

低落时又能不时冒出诙谐的话儿来，令人有些酸楚，又有些忍俊不禁。就这么看着、听着，人们的心就活泼泼、暖洋洋了起来……要知道无奈是人生难免、有趣是人生难求，而无奈中的有趣正是人生难免却又难能可贵的事。总之，人们要的就是那种简单却不简陋、透明却不浅薄、世俗却不庸俗的生活精气神。

舞美俨然是一座大杂院的格局，开电灯看得见亮儿，砸玻璃听得见响儿，就连墙上挂的葱蒜也都真实得恍惚闻得见味儿，使观众很容易地融入戏剧情境，并为之喜、为之悲、为之思。唯独作为全剧灵魂的枣树，却未出现，它被剧中人多次提及，并指向观众席上方的一角——那儿啥都没有。在剧中，这棵“枣树”

被实指为已去世十年的老爷爷；但在意旨上显然不止于此，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个精神家园，以及对这种传统和家园渐趋消逝的忧虑不安。卤煮也好，枣树也罢，那些再也寻常不过的事物，似乎正无可挽回地一一离开我们。令人焦心的是，既然我们可以失去过去，那么我们完全可能失去未来。

想起来，我对北京老百姓的了解与喜爱，竟都是从一台台“京味儿”话剧里一点一滴地攒出来的。从《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到《大宅门》，甚至包括本届艺术节上国话的另一部新戏《长夜》。“京味儿”新鲜而又亲切，新鲜在于口味、在于听觉，亲切则在于口吻、在于心情。皇城根下、天子驾前，他们始终是一个个挨着地儿、平凡而又鲜灵地活着的人，能令相隔千里的观众与其同呼吸、共命运。

作为新“京味儿”话剧的《卤煮》《枣树》，则向我们表明历史不是断裂的，文化不是凝固的，而是延续且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这种社会发展、时代更替中人们生活、心理变化过程，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发生着，“京味儿”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们喜欢它的过去、欣赏它的现在、更期待它的将来。说到这里，作为非北京人应该不难推而广之，与“京味儿”一起有所守望、有所变化、有所前行。

逆水尤见“莲”

——看《紫石街》有感

◆ 石俊

■ 郭新洋 摄



日前在上戏剧院上演了万军导演的原创音乐剧《紫石街》。这是一部超出寻常期待的音乐剧。

不仅因为这部作品的视觉设计流畅，实景与多媒体结合；更因为这部音乐剧没有像国内大部分的音乐剧沿袭以歌舞为主，人物缺少纵深表现的百老汇音乐剧模式，在表现原著《水浒传》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人物的现代审视与关注。选择这段故事，焦点一定在于潘金莲这个虚构的角色身上。

先于剧情出现的是字幕，编导开门见山得表示这次讲述的是一千年前虚构的人物，在薄纱后出现的穿着雪白孝服的潘金莲的定格形象，此刻的她是在祭奠自己还是期待着今人的纪念？

上半场的展现，总体来说是中规中矩的，除了王婆的人物设计变得年轻靓丽之外，情节与音乐的铺排基本是平稳的，只是让武松与潘金莲提前拥有了心动的一瞥。后面的进程没有突破央视上世纪九十年代版《水浒》对武松和潘金莲的关系设计，倒是在武二郎的展现上多了一份洞察与无奈，使人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也让不少人顺带想潘金莲这个渴望爱又得不到爱的女子不

是更值得同情与怜爱。而编导选择了形象大气端庄的党焜薇来扮演这个角色，虽然在服饰上给她增加了色彩，在表演上却削去了情色，在歌唱中显示情之纯真与深切。

如果你在中场离开，那么一定错过了本年度最有争议的舞台形象，或者说最有重建意味的形象组合。武二郎为了挽回潘金莲，在《你爱上了我的兄弟》中竟然愿意撮合二人。潘金莲在系列的变故中依然唱出《从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自己不后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这里我似乎可以看到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影子，听到类似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痛苦的吟唱。略为可惜的是，武二郎的扮演者也是本剧的执行导演，虽然表现力极佳，但还未达到中年男子的声音与情感的醇厚。当然，由于音乐剧在国内盛行时间尚短，音乐剧人才目前较大的也仅三十岁左右，中年音乐剧演员的缺失成为大多数原创音乐剧的短板。最后，临死的西门庆将污水泼向本想与他共生死的潘金莲，让她对男性及自己失望至极。甚至此刻的武松也变得软弱了，他没有如原著描写那样手刃潘金莲，而是绝望中

让邻里将她送去县衙。我们当然知道这一行动的改变对潘金莲的命运其实已经没有影响，甚至会影响武松英雄的形象。但这出音乐剧原本就是要还原人对情感与爱的态度。过去人们看到的是武大的爱，武松的义和西门庆的奸，今天我们则和潘金莲一起看到了武二郎的无能，武松的无奈和西门庆的无耻。于是一出脱胎于《水浒》的《紫石街》，实际上展现的是紫石街上的三男一女，展现的是男女之间《爱与伤害的距离》可以是如此的接近，甚至可以转换。

创作者的这次表达，似乎是逆水而行。为了躲避敏感与锋芒，只是英文剧名还叫《潘金莲》，其实《紫石街》本身也蛮有意蕴，不知施耐庵写作时已有其名其地，还是特意称之。

一出音乐剧未必能为“潘金莲”翻案，但最少让这个蒙受了千年屈辱与污浊的女性在相当观众心目中完成了明艳的转身。过去很多位高权重的大师大家阻止与压制过很多为“潘金莲”翻案的作品和文章，除了对其行为逾越法典的惩戒外实为对男权社会的道德与伦理维护。今天虽然在政治生活中女性还未取得优势，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今天在音乐剧舞台上对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看似逆水而行，实是顺流而动。至少在上海的剧场里我看到的是满场对她的怜惜与怅然，而没有曾经在观看时充盈的愤怒与厌恶。

可看可听，能让几岁的孩童和几十岁的成人都能欣赏的原创音乐剧，毕竟还不算多。至于你对剧中人物的爱与恨，其实与戏无关。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这是驴友们的名言。但对于多数上班族而言，反正山在那里，看看美国影片《绝命海拔》也有足够的震撼，也有“身未动心已远”的愿景。

导演巴塔萨·科马库通过主角所处的极端环境带给观众全方位的感官刺激——长镜头下，蓝天白云，孤峰冰川，山脊上一小队缓慢移动的登山者，那场景简直震撼，珠穆朗玛峰的气势扑面而来。这种场景非同寻常，剧组曾亲临珠峰5000多米海拔处拍摄，拍摄过程中还遭遇猛烈降雪，使得拍摄工作更加艰难。巴塔萨·科马库说：“我需要演员们亲身感受自然环境，并忍受自身的恐惧。

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没什么捷径可走，拍摄在珠穆朗玛峰高海拔山坡上的戏，我们就得亲自爬上去。”

影片没有刻意引导对登山者价值观的崇拜，只是设置了一个场景，就是大家闲聊时，乔恩·科莱考尔问大家为什么要登山。山友们的回答，你知道它在那儿，像是在那等着你，这句话更像一个诱惑。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出发的理由，两次来过珠峰却未能登顶的邮差员，打三份工还想再试一次，

万峰之巅的生命角逐

——评影片《绝命海拔》

◆ 何旭

他说他想给自己的一群孩子做榜样；在家里感到被乌云笼罩的医生，只有到了珠峰，才能完全投入，呼吸自由。甚至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所以出发是为了找到答案。就像我们穷其一生不断追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然后在平凡的日子中，追寻追寻，且行且珍惜。

影片很好地展现了一群人的最后时刻：他们沿着世界屋脊，希望能达到最高的地方。然后暴风雪来临，吞没了他们。这些登山者哭喊着、蹒跚着、挣扎着、在风里蜷缩着……一夜过

去，风雪散尽，有的人死去了，有的人失踪了，有的人受伤了，活着的人哭泣着一步步下山……下山之后，又有一些人死去了，一些人残疾了，一些人在后来的登山中死了，一些人活到现在……

茨威格的名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里有一段“夺取南极的斗争”的情节，展示了探寻自然的真谛，以失败告终的人类壮举，都是向上的阶梯。看完电影，泪眼婆娑，却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我更相信，生命原本就无常，有生之年，能够疯狂一次，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艺术品拍卖

上海好时光拍卖有限公司艺术品四季拍卖会推出三个专场370件精品，保证金壹万元，提供图录，网上预展: www.shhaoshiguang.com

拍卖时间: 11月28日(周六)13:30
预展时间: 24日-27日(9:00-17:30)
地点: 上海江西中路455号
电话: 63213401